

文艺
采风

奔腾的力量 动静间辉映

● 张文静

回望刚刚过去的丙午马年春节档文艺活动,可谓精彩纷呈,令人目不暇接。大家在畅享文艺盛宴的同时,品佳肴、拥亲情、忆乡愁,也激励了前行的脚步。

《奔腾的海骊马》:从个体自觉到集体共情

《奔腾的海骊马》是202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的一个节目,观之,既热血沸腾,又暖流涌动,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感油然而生。“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;守望相助、开拓进取;忠于职守、甘于奉献”的蒙古马精神世代相传,在歌中得以深情诠释。

艺术之境界无异于真善美的体现。《奔腾的海骊马》改编自内蒙古长调民歌《四岁的海骊马》,融入非遗巴尔虎长调元素,通过马头琴演奏与集体歌舞展现草原意象。作品以朴素真情、温润豁达的表达方式,实现了美的感染与情的契合——既契合近百名表演者的心理感受,也回应了观者的心理艺术诉求。该作品与其说是一首歌曲,不如说是一段情景表演:歌声淳朴自然,舞姿平实简洁,琴声悠扬动人,一切自然流淌,毫无刻意宣泄之感。在整场晚会中,《奔腾的海骊马》只用了不到六分钟便赢得青睐,节目播出后,许多观众反复观看,转发评论热潮不断。从文艺现象回归到文艺本质,好的作品一定是跨越地域引发共鸣的,《奔腾的海骊马》在丙午马年引来亿万追捧,是以荡气回肠的演绎触动心灵的归属,唤起了人们深深的感知与共情。

本土文艺活动:厚植文化沃土 充盈美学意蕴

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的呼和浩特,在新年文艺活动的安排上亲民色彩浓烈,不仅厚植本土文化沃土,同时彰显高品位艺术情怀,营造了虚实相生、动静辉映、充满美学意味的节日氛围,呈上了文艺饕餮盛宴。

内蒙古艺术剧院自2026年1月初推出新年音乐会,便顺势陆续举办多场次不同主题的音乐会供市民欣赏,高雅音乐走入大众已是寻常事。以“2026新年音乐会”为例,交响乐、古典音乐、中外歌剧等高雅音乐将形式的完美平衡、深邃的情感与戏剧冲突融为一体,音乐古典主义风格的集大成者和现代风格迥异的创新作品,或同台飙技,或隔空唱和。在打击乐协奏曲《英雄》中,打击乐艺术家林喆表演的克制与节奏的把控,体现了一种中国美学的内敛与含蓄之美,在收放间自如游走,与音乐会主题吻合。

在2026呼和浩特新春文化庙会,“欢欢喜喜拜大年”二人台演出以浓郁的年俗元素和欢快的表演形式,将拜年祝福、节庆场景与传统唱段巧妙融合,通过情景化、组合式呈现,生动展现了二人台表演喜庆热闹、贴近生活的艺术特色,现场锣鼓铿锵、人潮涌动、掌声不断、年味浓烈。

在呼和浩特,无论是敕勒川草原“大雪人”的冰雪季卡通人物塑造,小草公园马主题彩灯等大型彩灯花灯,还是内蒙古博物院等文博场馆及文旅打卡景点,或欢腾热闹,或静谧幽雅,既充满喜庆的节日氛围,又有美学意蕴里的留白,这种留白智慧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,山水画展的虚实铺陈、戏曲舞台的以简驭繁等,共同滋养了呼和浩特的审美品格。呼和浩特的大众文艺创新创造可站在全球视野包容互惠,“大美其美,美美与共”;也可彰显内涵风韵,文化自信,多元一体,城市形象骤然提升,城市激情饱满向上,活力四射!人们可在此寻找诗和远方,亦可通过欣赏艺术作品认识自我和感知世界。



◆ 《奔腾的海骊马》剧照

来自网络



▲ 小草公园马主题彩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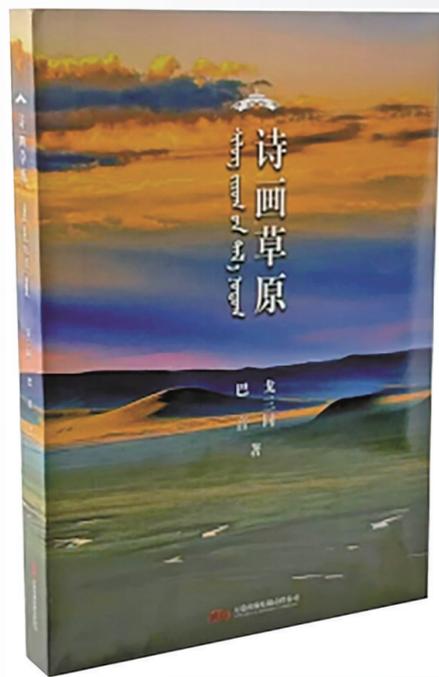
许婷 摄



兰亭拾景

《草原诗画》里的诗影合鸣

● 高金鹰



合奏,一页诗对应一幅摄影作品,诗写何物,镜头便定格何物。鹰的诗句旁是振翅的鹰,草坡的笔墨则是铺展的草坡,因满册的摄影作品,这部诗集更显厚重。

当巴音的镜头捕捉草原的光影流转,戈三同的诗句便为这些瞬间注入灵魂;当诗意驰骋于无垠草原,巴音的影像则为这些缥缈的意象提供了栖居之地。这种诗画并置的独特形式,使《草原诗画》不仅是一部诗集,更是一部可视化的草原心灵史。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空中,《草原诗画》如一股清冽的北风,携带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些诗作以草原为底色,以牧人与生灵为笔触,勾勒出一幅幅既具体又超越的生存图景,构建了一种独特的“游牧诗学”。

在《牧羊人》一诗中,我们几乎读到了画面,诗句“只欠了欠屁股,他放养的无边空廓/往前又挪了挪”,为这幅静态影像注入了动态的韵律。这种诗与画的互文,创造出“一加一大于二”的美学效果,为诗歌展开了视觉与想象的翅膀。诗歌叙述呈现出鲜明的“递进式”结构,从具体物象层层推进至形而上的由表及里,由实入虚的叙述方式,与草原的广袤特性形成内在的呼应。《风吹羊群》中,诗人从“大风吹散羊群/如吹散一捧掌心雪”的视觉意象起笔,继而深入“羊的静默/羊与羊靠拢的欲望”的内心世界,最终抵达“仿佛缝合起一段破碎时光”的永恒。从具象到意境的升华路径,让羊群在风中聚散的过程,被赋予了修复时间裂痕的象征意义,这是游牧民族对生命流动性的深刻理解。

《草原诗画》的可读性优势在《坡上的羊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诗中“真担心一阵大风吹来/会掀起绿缎子般的草坡/像鼓荡一袭床单”的生动比喻,让广角镜头下的草坡与羊群在诗句里有了立体的深度。而“其实羊一边吃草/一边以蹄花为钉/在把辽阔铺远”,更是将微小的日常与无限的空间相连,这正是“游牧诗学”的精髓:于有限中见无限,于瞬间里触永恒。更为精妙的是诗歌中的“链条式”意象结构,《老额吉》一诗中,“毡包”——“牛啤”——“飞鸟”——“羊角”——“炊烟”——“鹰翅”等意象如镜头切换般紧密衔接,编织成游牧生活的日常史诗。“这个早晨/好

像是她躬身跨出毡包/不小心,带醒的”,老额吉一个简单动作,竟有了唤醒整个草原的神秘力量;“滑落的额发上,走完了春天”,又将一个瞬间揉进生命轮回,藏着游牧文化对时间循环的独特理解。

在这些技艺的背后,是作者对游牧文明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层思考。戈三同的诗从不止于风光描摹,更在于探索生活本源,追问人与草原、与时代的关系。《牛》中,挡路的牛与飞驰的卡车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对峙,“路下面的青草,曾经是牛的/青草掩埋下早熟的牛犊,也是这头牛的”,朴素诗句道尽两种文明、两种时间观念的冲突。《羊与草》则揭示了生命最根本的依存,“羊的眼睛里/草是它的全部/也是唯一”,这种超越功利的专注与纯粹,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更显珍贵。《宝格都乌拉》更将这份依存神圣化,草原、石头、牧草共同“抬着一尊圣像”,每一棵草“憋了一口气吐出来,就引爆一场大风”,藏着游牧民族对自然的敬畏,也让草原有了庄严的精神高度。难能可贵的是,作者从未回避草原生活的艰辛与残酷,《大风》里的狂暴自然,《挖》里草原的伤痛,《去乌拉盖》里的紧迫与不安,都是对草原最真实的观察,这份不回避、不美化的诚实,让作者的赞美更有力量,忧伤更显深沉。

在视觉艺术的启发下,戈三同的诗完成了“可视化”的转化,让抽象的诗意有了可触可感的画面。《大雪》中,“雪还把山峦渐渐染成更大一群羊”的奇妙想象,让雪与山、与羊融为一体;“当落在枯草上的雪/落在仿佛安了马达,羊的卷舌上/羊从里到外,就全白了”,雪的质感与羊的灵动相互交织,生出超现实的视觉美,让诗歌不再只是文字的艺术,更成了眼前的风景。而在《习惯》《路边牛》《老马》等诗作中,我们更看到了游牧文明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坚守与调适。《老马》里,“喂完最后一把草/卸去鞍具,嚼扣,蹄蹄一匹老马,就可以走了”,简单的告别仪式藏着对生命尊严的最深尊重;“这谜一样的黄昏,巨大的安静/仿佛也是它用旧,卸去的”,老马的离去,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生命,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,一种珍贵的生活方式。

戈三同的诗,还藏着对古典诗歌结构的创造性转化,让古典笔法在草原语境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《星空》开

篇“一颗流星/从幽深的夜空划过,它预示了/大地上一个生灵/决绝地离去”,开门见山却赋予生命消逝以宿命感;继而“只有那些好人/才有幸如星盏,发出供人仰望的光芒”,承上启下从个体消逝转向永恒价值的追问;最终“即使舍下人间悲欢/他们也隐忍着,趁我们眨眼的刹那/走上星空”,首尾照应让亲人的离去化作星子的永恒,情感在循环中升华,混沌中藏着精准的哲思。《浑善达克》则将结构意识与草原的空间感融为一体,开篇以“沙丘”“蜥蜴”“老榆”营造沙漠寂寥,继而蒙古包与鹰的出现打破静默,让画面从死寂转向生机,最终以“天穹如蒙古包”收尾,将个体观察走向天地人的整体思考,沙漠的寂寥与人类的奔走,在诗中形成了深刻对话。

《草原诗画》最终向我们展示的,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草原,更是一片精神的草原。在这里,牧人盘坐石头便能移动无边空廓,羊群低头吃草便能缝合破碎时光,老额吉躬身出毡包便能唤醒整个春天,沙原上一顶蒙古包便能扣住八十里惊惶。戈三同以诗意的笔触,完成了对草原日常的转化,让他的诗歌超越了地域题材的限制,触碰到了普遍的人类经验。在速度与效率裹挟一切的今天,戈三同的草原诗,如一座精神的宝格都乌拉山,它提醒我们,在时代的狂奔之外,还有一种草原的时间,缓慢又悠长;在占有与消费之外,还有一种羊与草的关系,纯粹又依存;在喧嚣与疏离之外,还有一种牧羊人的状态,安静又辽阔;在生死的焦虑之外,还有一种永恒,是亲人化作星子的安宁。这些诗,是写给草原的,更是写给所有漂泊灵魂的存在地图。

诗人石耕成说:“一首难忘好诗,做两件事:一为解其思,咀其味,理解欣赏品评;二为剖其法,化其能,破解理念手法。诗歌的创新能力和‘一击致命’的能力,在于不能用极短的文字点中穴道,写尽人间百味。”戈三同的诗正是如此,他以古典诗歌的结构为骨,以草原的生命经验为肉,以游牧的哲思为魂,让每一个意象都有逻辑,每一行诗都有温度,最终成就了这部兼具美学深度与精神重量的《草原诗画》。

(据《内蒙古日报》)